

DFVW XCS
东方文学丛书

Shiyuan Kulian

【日本】加贺乙彦著

包 容译

湿原 苦恋

● 名家名作，荣获国家最高文学奖作品；暴露黑暗，鸟瞰日本社会全景式小说。

● 爱情：她天真活泼，思想开放，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一个前科累累、人到中年的修理工人；他成熟老练，精明强干，深沉执著地恋上了一个出身名门、年轻美貌的女大学生。

● 冤狱：他被警方控是爆炸列车的嫌犯，非法逮捕，被判死刑；她被当局怀疑为出谋划策的同案犯，锒铛入狱，囚禁

终身。

● 荣获1985年大佛次郎文学奖。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东方文学丛书

Shiyuan Kulian

湿原苦恋

【日本】加贺乙彦著

包 容译

上 册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加賀之彦

作者简介

加贺乙彦是日本战后派最著名的作家之一，1929 年生于东京，1943 年考入名古屋陆军幼年学校，1945 年 8 月复员。

1953 年东京大学医科毕业以后，在该大学附属医院任精神科医师。

1955 年任东京拘留所医官，经常接近死刑犯和无期徒刑犯。

1957 年至 1960 年法国留学，获医学博士学位。

1968 年发表处女作长篇小说《佛兰德之冬》，获艺术选奖新人奖，一举跃上文坛。

1973 年发表长篇小说《逝去的夏天》获谷崎润一郎奖。

1979 年发表长篇小说《宣判》获日本文学大奖。

1985 年发表长篇小说《湿原》获大佛次郎奖。

1987 年发表长篇小说《滑冰者华尔兹》。

1989 年发表长篇小说《维纳斯的笑靥》。

1990 年发表长篇自传体系列小说《歧路》。

1991 年发表长篇自传体系列小说之二《幽暗的森林》。

加贺乙彦曾任东京大学副教授、上智大学教授，为精神科和犯罪心理学专家。现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、日本笔会理事、日本近代文学馆理事。

加贺乙彦先生主张和平进步，反对战争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。他生活面广，学识渊博，酷爱唐诗和中国古文化，对社会体察入微，善于深刻的心理描写。他的作品深受日本广大读者欢迎，在国外有多种译本，在中国是首次翻译出版。据作者本人讲，《湿原》一书的大构架是虚构的，但具体情节皆以真实事件为基础。

目
录

(上)

第一章 手指 (1)

第二章 雨 (53)

第三章 原野 (93)

第四章 塔 (160)

第五章 浮冰 (208)

第六章 暗夜 (304)

第七章 墙 (405)

第一章 手指

新宿车站涌出来的人群，好象接到紧急征集令的士兵。他们身穿相同质地、相同颜色的西装，和士兵们穿上军装一样。为自己的会社而献身的共同目标，催促他们急匆匆地爬上阶梯。就连那些在服饰上争奇斗艳的女士们，似乎也失去了光彩和个性，象影子似地附在男人们的身上跟着走去。

虽然这是每天早上司空见惯的情景，但是，每当你见到那情景时，总要产生一种冲动。这人群即将分散到各处的会社里去，在那里开始工作。由于他们不停顿的、无休止的工作，这个世界才运转起来。他们在推动这个世界，就象每一个士兵完成他们的任务就推动一场庞大的战争。

地铁电车里，一下子又涌进了许多人，填满了刚刚下车的人所留下的空隙。车里满员了，一股强大的压力使无数的肉团紧紧地挤在一起，几乎连衣服的隔膜也感觉不到了。雪森厚夫也是挤在其中的肉团之一。他一味地顺从着那压力移动着。无意中，他端详了一下眼前的那位先生。

那是一位和厚夫年龄相仿，年近五十的肥胖的绅士。他穿着浆洗洁净的衬衫，扎着一条崭新的条纹领带。他的角色也许是科长，或者副科长吧。他衣着考究，大概在会社里也圆滑周到、无懈可击，那刮得光净的下颚上，露出几分自信。

……大学毕业、一流会社里工作、住公寓、膝下一男一女、还有一辆自用汽车、领取高薪……

厚夫在遐想。看来他是一位和自己迥然不同的薪金阶层了。他

所具有的许许多多，都是他，雪森厚夫所没有的。厚夫不过小学毕业、汽车修配工人、自炊小客栈的住户，而且如此年岁尚未娶妻。

不过，从外表上来看，厚夫倒也不亚于那位先生。不但他的英国西装衣料要比那个人的高级，而且他在百货店里精选的意大利丝织领带也比那人的昂贵。冷眼一看，他简直象大会社里的科长，甚至象一名董事呢。

然而，厚夫深知自己的弱点就在他的一双手上。大骨节、僵硬的指头、油污浸染的指甲，显然那是一双汽车修配工的手。那位绅士丰腴柔软、从不干活儿的手，和他的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再说，厚夫那干瘦凸出的胸部和宽宽的肩膀，都表明他长年从事体力劳动，使西装穿在身上显得那么粗俗。因为，西装的剪裁，大体上总是适合于细骨骼而又富有脂肪的肉体，有如这位绅士那样。

到达四谷车站，压力开始移动了。厚夫处在压力的中心，他为了保持平衡，脚下猛然用力，打算把那压力顶回去。他的肩膀和手腕撞了身旁那位先生瘦弱的胸部。好疼，好疼……，那人叫了几声，厚夫只得松下劲儿来。

这时，一股异样的气氛象战场上的杀气似地袭来。那位肥胖的绅士身旁，刚刚上来一位先生正在看报纸，但是他的举止总有点儿不自然。他的眼光没落在铅字上，却鬼鬼祟祟地窥伺着周围。忽然，他左用举着报纸，右手在报纸下面象蛇一样开始游动。它顺着那绅士的西装慢慢地向上爬，从西装外部把西装内兜里的钱包窜上去，那钱包在西装里面忽地跌落下来，等在下面的另一只手立刻把它捏住，转眼之间钱包就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。他又若无其事地看起报纸来了。

他的手法太妙了。由于它太巧妙，厚夫已经看呆了，就象在看一场精采的无声电影。在那一刹那，他甚至希望那人手指头的

动作畅行无阻，不要被人发现，他完全和那人站在一边了。

偷窃的同行，把在电车里做活的叫做小络。这个小络看来是一位高手。看上去，他已年逾五十，甚至还要老些。他一身工薪阶层的打扮，装做去上班的样子。他靠近谁，也不会引起怀疑。而且，他善于捕捉时机，他巧妙地利用了刚上车的人心神未定的一刹那，那绅士正在拥挤，来不及思索，活儿已经做完了。

为了做活儿而用报纸掩护，这是一种名为“遮幕”的老手法。把内兜里的钱包窸出来叫做“抽签儿”，这种手法容易触及对方的胸部而被发觉，要比解开钮扣伸进手指去偷难得多。他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？

这个人有几分面熟，好象在哪里见过。摘下他的大眼镜，去掉他那用发蜡打得发亮的头发，还原为原来的光头，再把他的皱褶展开，减轻十五、六岁，于是他认出来了。这个人曾和厚夫在府中监狱的混合监里同住过，忘了他的真名实姓，只记得大家叫他“头儿”。

有一天，头儿打算从押送他的看守的衣袋里绾一包香烟，不料绾出来的是看守的手册，无法送回原处而被当场发现，受到了惩罚。他本来只是监禁几天的轻罚，反而改为单独监禁，吃了苦头。往惩罚监走时，他还在嘟囔着。……想起来了。他名叫银次、佐藤银次，大家叫他银次头儿，他一边走一边嘟囔：

“我真头脑发昏了。怎么把手册当做香烟，连外行也不会干得这样糟啊。已经到头了。年过四十就吃不得这碗饭了。到了洗手不干的时候了。”

但是，过了十五、六年，银次并没洗手不干。

那位被绾的绅士依然没有发觉。他仰着刮得光光的下颚，似乎被厚夫凝视着的目光所刺激，轻蔑地瞥了厚夫一眼。哼，由你轻蔑吧，你马上就要狼狈不堪、窘态毕露，去警察所报案了。厚

夫产生一种报复的心理，内心涌出无名的、而且有点儿露骨的喜悦。

那是已经遗忘了很久的犯罪者所特有的心理。他无意之中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把人们单纯地看做一群猎物。不分社会地位、年龄和性别，一味地从内里来捉摸每一个人。他象戴上X光透视镜似地窥视着人们藏在内兜、皮包、手提包、围腰里确信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钱包、钞票、宝石、表以及其他财物。

他的目光移到拉着车内吊环的右手食指的根部，那里有一块昔日留下的火伤疤痕。那是幼时的伤疤，现在已经有些瘪下去了。每当发生什么犯罪行为时，他总要看那伤疤。因为他觉得他变成这样的人，其原因都在于那块火烧的伤疤。

那年，他大概四岁。有一天，母亲突然气势汹汹地抓住他的手，把他拉到小屋里去去了。母亲和经常到店里的邻居大婶一左一右把他牢牢按住，在他的右手食指上放了一块白色的东西。母亲划着火柴，挨近那物体。这时他才醒悟过来，是给他施灸术。眼看着干艾燃尽了，指头疼痛难忍，他又哭又叫，弄不清楚为什么要受这样的痛苦。过了很久，母亲才告诉他：

“为了你今后不做坏事，给你留下一个戒。”

她所说的“坏事”，据说是指他从店里挂在柱子上的竹篓里偷了几枚铜钱。虽然母亲这样说，可是他并没有偷过东西的记忆。相反，他记得十分清楚那铜钱是不许偷的。但是，有一天，年幼的厚夫把手伸进了竹篓里，大概是冒犯禁令的不寻常的喜悦促使的吧。于是，给他留下了惩罚的记忆和火烧的伤疤。

在御茶水车站乘客一涌而下，厚夫走上站台，不意中发现了将要离去的银次正在人群里灵巧地钻来钻去，厚夫紧走几步追了上去。

厚夫在阶梯下试着叫了几声“头儿”，没有反应。当他加上银

次两个字再叫时，那人立刻回过头来怒目相视。但是，他脚步不停，转到铁柱后面去了。

“果然是银次头儿啊。”厚夫微微点头致意。“我是雪森厚夫，咱们在府中相处过。”

那人躲在阴影里，用冷冷的目光盯着厚夫，他紧张地戒备着小卖店里的那个姑娘。

“您是哪一位？……我不认识，有什么事么？”

“谈不上有什么事。只不过见到故人感到很怀念啦。”

“我不认识您啊。”

银次从正面走过来，盯着厚夫的脸，从上到下地端详了两遍。

“您是……”

“我是雪森厚夫。”

厚夫忽然想起来，掏出名片。

下一班电车驶进车站了。当车门打开时，银次忽然转身，好象要上车；但是，当他被电车里涌出的人流裹住时，他又变得和颜悦色的了。

“我当然记得。怎能忘记你呀。不过，你有什么事么？”

“我不是说过没有什么事嘛。”厚夫拿出昔日同监时的语气。“只不过是看到你刚才做活儿的身手不凡，要向你表示钦佩呢。”

“哼，”银次笑着说道，“你发现了么？”

“当然发现了。在我面前肆无忌惮地干，太大胆了。我要是去告发，你会怎样？”

“你才不会干那种事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是你，所以用你做掩护了。”

“是么？”

“当然啦。我估计是你，好吧，利用一下吧，所以才接近你。不过，你好象变得正经了。什么时候改变的呀？”

“早就这样了。从出来就一直这样。已经快十年了。”

“满不错嘛。”银次死叮叮地端详着厚夫的外表。“看起来你干得很不错。左边内兜钱包里装着五百日元。”

“好眼力。大概是那个数儿。”

厚夫按了按钱包。

“右内兜里装的是手册吧，很厚，一定是业务日记了。”

“我算服了你了。”厚夫笑道。但他忽然露出揶揄的目光。“不过，头儿，你可是千真万确地说过洗手不干了啊。”

“哼，”银次的目光机警地向四周一扫，看看有没有抓绾窃的便衣警察。“无法糊口呀，所以才落得这步田地。不过，手脚不灵了，不行了。”

“能干得那么漂亮就足够了。”

“不，常常失手。今天是有你做掩护才成功啊。”

厚夫看了看手表。八点已过，必须快些赶路了。

“我走了。以后还要见面罗。”

厚夫走上阶梯，银次也跟过来。他在公厕门前停下脚步，敲了一下左胳膊，闭住一只眼，表示注射迷幻药。厚夫想起从前银次就是迷幻药瘾者，他两只胳膊的静脉上尽是针眼，肿得象蚯蚓。看来他一切都没改变，过着和从前一样的生活。

在剪票口一带，响起刺耳的声音。三十多名头戴盔帽，用毛巾蒙面的青年挽着胳膊，一名队长似的青年正在用便携式扩音器演讲。发出的音量超出了扩音器的功能，声音嘶哑、断断续续。

……我们……大学里……坚决……反对……当局的
镇压……现在……要揭穿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与造谣
……

厚夫并不知道最近大学生又兴奋起来。自打今年春起，星火燎原一般，顷刻之间全国都点燃起来了。示威游行、占领据点、争执、武斗……简直无法控制，就连教授名流也加入大学生行列，新闻电视宣扬危机，好象马上就要革命了似的。

由于家境不好，只上过小学的厚夫，中学对于他仿佛是梦想，当然更谈不上大学了。所以，生活优越的大学生还有什么不满、为什么闹事，他是无法理解的。战争当中，他进过陆军航空地勤学校，这就是他小学之后的最高学历了。不过，即使在地勤学校里，大学毕业的也是不可一世。他没学过英语、物理、化学，受了不少窝囊气。所以，在他心目中，大学生只不过是轻蔑他的特权阶级而已。

厚夫在那些青年当中发现了一位姑娘，不禁惊讶地站住了。她的双臂搭在两旁青年的肩上，脚尖都要离地了。纤细白嫩的手，手指细得似乎要折断。青年们组成手挽手的游行队伍，他们不停地左右一齐晃动。每次晃动时，她那牛仔裤里的臀部就绷得紧紧的，那么迷人。因为蒙着脸，当然看不见本来面目。不过，她那体态，很象他在溜冰场里相识的女大学生池端和香子。

如果把眼前这位姑娘脱去衣服，给她穿上迷你裙，让她在冰场上旋转……

那修长、然而令人感到尚未成熟的双腿，以意想不到的力量在冰上滑动。她以腰肢为轴心旋转着，冰刀的钢刃在冰上划出透明的光环，旋转、旋转、旋转！

每星期一早晨，厚夫跟教练学花样溜冰。和香子也跟同一位教练学，他们常常碰面。

眼前这位姑娘并不是和香子。厚夫带着庆幸的心理离开那里。他反复向自己解释：学校里闹事的激进派和冰场里的大学生是不同的。

上班的“部队”形成一条黑色的长河，向缓缓的下坡^①流下去。

这一带有两三所私立大学，上班的人流中也混杂着学生。

忽然，厚夫感到如同暗夜里射出来一束手电光一般，警察从马路对面投过森严的目光来。

站在那儿的警察样子很平常，大大的帽子、白皙的面孔，象一名中学生。然而，他的眼睛，准确地盯着厚夫。他只把厚夫一个人从人群当中选择出来，置于普通上班人员之外，当做可疑分子或罪犯监视着。厚夫为了证实这一点，走动了几步，果然那视线也跟了过来。

厚夫一阵冲动，他真想跑到警察面前对他吼叫：“你为什么盯着我？要找岔子么？是呀，我见到小绀银次了。只不过见了一面，我并没干什么呀。”

他讨厌那种眼色，他最讨厌那个，他要抗议。厚夫猛然叫了一声。

“你为什么盯着我？”

人们惊讶地回头看，厚夫暗暗叫苦。在不适当的地方大吼大叫，是他最近染上的坏毛病，每次事后都后悔。厚夫若无其事地哼起歌儿来：

为什么盯住我，为什么盯住我……

人群里闪开一条路，人们露出嫌恶的神情，好象遇上了醉汉。

厚夫从出版社大楼旁拐进小胡同。那里行人稀少，有几家装订店和印刷厂，都是木制的两层小楼。

为什么盯住我，为什么盯住我……

信口唱起来，却有点儿合辙押韵了。走完曲曲弯弯的小路，来

① 从东京御茶水车站至明治大学一带是一个缓缓的下坡。

到大街街角处，那里就是厚夫工作的布川汽车修配厂了。面向大街的是汽油加油站，后面是收费停车场和汽车修配厂车间。

车间里，青年们已经打开卷闸门开始清扫了。好象有人发出口令似地，他们一同向厚夫道了一声“早安”。这种如同军队里向长官敬礼的礼节，是厚夫训练出来的。厚夫也按军队方式机械地点点头，吐出一个“早”字表示答礼，然后走进旁边的更衣室。

厚夫脱下西装，取出工作服。第一套腹部有一大块油渍，他咋了咋舌，换了另外一套。工作服如果不洗净并且烫熨平贴，他就不舒服。虽然这种工作免不了脏，但他早晨一定要穿非常干净的工作服。为此，他除了领到的两套之外，又自费买了五套，认真地送到洗衣店去。尽管洗衣店花钱，但他一经决定，就一定要干。自他来到这家工厂，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。

服刑结束，出狱之后他就下了决心。已经四十岁了，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生活了。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走进监狱了。

为了防止再犯罪，厚夫给自己规定了几项义务。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但他发誓要做到。

首先，年年都给帮助过自己的人写贺年卡。向服刑期间的律师、保护人以及妹妹妹夫写信报平安、表决心。

第二、服装永远保持整洁，穿高级西装、扎高档领带、穿干净工作服。

第三、不干与现金打交道的工作。回避出纳事务以及募捐工作，置身于现场。

第四、有规律地开展体育活动。重新开始少年时期学会的溜冰，拜师从基础学起。

第五、准时上班，绝不迟到。

第六、……

这些誓言，他至今一直恪守着，他觉得这些是他的精神支柱，

有了这些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勉强生活下去。他认为其中缺少一条，就可能松懈，就可能崩溃。正如一个长年戒烟的人，抽上一支就前功尽弃一样。

人们对他有什么看法，他是知道的：意志坚强，工作细致可靠，爱劳动、爱学习、有洁癖，对工作要求严格，是个稳重而和气的人。对厚夫有各种形容和描写，但是他深知其中没有一条表达了他的真面目。他曾经认为自己自甘堕落、意志薄弱、轻薄、听天由命、冷酷和残忍。当然，这反面的评价也不完全是真实的反映。

8点27分。他走进与更衣室相连的休息室，盯着表，按规定8点半准时进车间。还差20秒，他稳稳地、一步一步地走进去。青年们已经排成一列横队等着他。早会开始了。

点名结束，厚夫把柱子上的电铃按三下。于是，社长布川一郎用力推开社长室的门，叽里咕碌地走了出来。尽管他那秃头、洗得褪了色的工作服里的肚子象西瓜一样突出，很难说他有什么威严，但是，谁也不笑。因为布川一郎一手创立了布川汽车修配厂，趁着汽车热的浪潮兴建了这个颇有效益的企业，他是个成功者，他不但是社长，而且兼任理事长和工程师。如果不听他的命令，那就干不成任何事。

事实上，布川的命令是很周密的。他把员工分为三组：车身钣金和喷漆、汽车检修和修配、汽车的拆卸检查，并把当天的工作量和时间分配都详加说明。他负责从顾客那里接来汽车，移交给车间，还负责催收修理费等外勤工作。厚夫作为车间主任专门负责指挥车间里的工作。

早会结束时，布川向厚夫递个眼色，让他到社长室。社长室夹在车间与加油站之间，它也是两下里的传达室和办公室。布川用湿毛巾擦了擦汗。

“来，来，请坐吧。”

布川对厚夫说道。他频频地清着嗓子，对着水槽大声漱口。

“身体总是不好。看来非搞点儿体育活动不可了。您，还溜冰么？”

“还去，不过是断断续续的。”

“真了不起啊。我也得干一样啦。我比您小十岁，却胖成这副样子，太难看了。”

厚夫微笑。布川最担忧的就是秃头和肥胖，他非常讨厌别人提起这两点，可是他自己却爱挂在嘴上。

“去北海道的事都准备妥了。”

厚夫改变了话题。布川立刻有所反应，大眼睛一亮，满脸带笑。

“啊，北海道，多想早些去呀。今年野禽的情况怎样？”

“弟弟来电话说，野鸭和鹈飞来很多。虾夷雷鸟也繁殖起来了……”

“那东西可是美味，天下第一呀。”

布川用舌头舔了舔嘴唇。他去年头一次吃到虾夷雷鸟，至今不忘那美味，连连说今年还想吃。

“信中说山葡萄酒也有了佳酿了……”

“啊，说得好。就着虾夷雷鸟喝山葡萄酒，真是人生最大的享乐了。对啦，前天在美国订制的来福枪也到货了。”

“总算来了。”

厚夫爽朗地说。

“订货以后，等了两年。枪托是硬木，机械部分是温彻斯特造，70型，口径64，引铁是坎迪亚。”

“真了不起，枪的部件全选用了世界精品啊。”

“当然了。今年马上就要开始打第一枪了……”

加油站里有顾客来了。事务员藤山君子在那里接待，布川跑过去向她讨好。他就象变成另外一个人，一个低三下四的小商贩。

事务员兼社长秘书藤山君子是布川的情妇，这一点大家都看出来。他俩以收款为名，一同外出，同行同吃，同住旅馆，假日也一起去旅行。大概只剩下布川太太不知道这件事了。

厚夫正在贪婪地看着君子那隆起的胸部和具有量感的臀部，忽然布川拍他的肩膀，吓了他一跳。不过，布川的眼角上还残留着向顾客讨好的微笑，说话时满快活。

“能出来一下么？有话对你讲。”

“哈哟。”

“阿君，我出去一趟。请你照看了。”

“哈——哟。”

藤山君子娇滴滴的声音，并不象三十四五的人。

布川坐在小面包车的司机座位上，厚夫坐在助手的座位上。车子一开动，布川就急不可待地、连珠炮似地说起来。

“实在抱歉，我一定得和您商量商量。那里人多眼杂，没法儿谈。对你直说吧，发生盗窃案了，十七万圆现金被盗了。社长室的抽屉被打开，连装钱的信封一同不见了。三天前……星期二早上发现的。抽屉上挂着锁，但是没锁。大概是前一天我忘了锁了。可是星期一，君子整天都在那里，如果是被盗的话，那只能是傍晚她离开的那一会儿。我也调查了一下，确实不是君子。我已经把现金交给她管过两年了，一次差错也没出过。只有一点可疑，那就是君子回屋的时候，瞅见阵内从屋里溜了出去。”

“是勇吉么？”

厚夫觉得有一把冰冷的刀，刺进了他的心脏。阵内勇吉是他居住在北海道根室的妹妹的次子，从今年春天来这里干活儿的。今年过年时，正好到根室去狩猎的布川见到了在厚夫的妹妹和妹夫